

别人买荔枝 他买荔枝树

刘克庄是谁？他是南宋晚期的诗人、词人、画家、书法家，甚至可以称得上是政治家，因为他当过工部尚书，地地道道的朝廷大员。

刘克庄生于1187年，比陆游小60多岁，但由于陆游高寿，当刘克庄出生时，陆游依然健在。刘克庄是陆游的粉丝，他回忆自己少年时学写诗：“余初由放翁入，后喜诚斋。”意思是先模仿陆游的风格，又模仿杨万里的风格。他曾经用一首六言诗猛夸陆游：“三百篇寂寂久，九千首句句新。譬宗门中初祖，自过江后一人。”意思是说《诗经》里的300首名篇沉寂已久，而陆游陆放翁的9000首作品推陈出新，自从北宋灭亡、衣冠南渡以来，陆游称得上是诗坛第一人。

陆游一生留下将近10000首诗，论创作数量，在宋朝独占鳌头。刘克庄呢？在他的作品集《后村先生大全集》里，加起来有4800多首，仅次于陆游，超过了苏东坡，也超过了陆游的好朋友杨万里。

一个人一生能写出几千首甚至上万首诗，原因只能有两个：一是这个人有才华；二是这个人活得长。陆游写诗多，一半是因为高寿——活了80多岁。刘克庄同样高寿，同样活了80多岁。80岁那年，刘克庄写了一首诗，拿陆游跟杨万里比，又拿自己跟陆游比：“诚翁仅有四千首，惟放翁几满一万篇。老子胸中有残锦，问天乞于放翁年。”杨万里只留下4000首诗，陆游留下9000多首，我老人家今年80岁，肚子里还有存货，还能接着写，老天啊老天，你就让我活到陆游那个年纪，再多写几首诗吧。事实证明，刘克庄确实又多活了2年，82岁寿终正寝。

高寿有秘诀吗？肯定有，遗传因素是一个方面，营养条件和生活习惯也非常重要。吃不饱，穿不暖，饿得面黄肌瘦，肯定活不长；抽烟喝酒，点灯熬油，每周九九六，必然也不利于健康。

刘克庄的祖父刘夙做过官，父亲刘弥正做过官，他本人更不必说，靠着祖父和父亲的“恩荫”，根本不用参加科举考试，20岁出头就有了官衔，30多岁就做了知县，后来又做知州、提刑、兵部侍郎、工部尚书……宋朝高薪养廉，高官厚禄，中上层官员的福利待遇比任何一个朝代都高，所以咱能想象得到，刘克庄的家境和收入必定远超常人，想吃啥就吃啥，该吃啥就有啥，营养条件不可能差。

再看生活习惯。刘克庄早年怎么生活很难考证，晚年生活是有迹可循的。从他晚年在福建莆田老家定居时创作的诗里可以看出，他偶尔种菜，年年种花，喜欢养猫，还养过锦鸡、鸳鸯、白鹇等禽类，又经常跟人下象棋，业余爱好极多。至于书



南宋·钱选《荔枝图》

法、诗词，那更是他的爱好和特长。总而言之，如今退休老干部梦寐以求的健康生活，刘克庄在800多年前早拥有了。

营养条件好，生活习惯好，除了这些，刘克庄还有没有别的长寿秘诀呢？有。据他自己总结，他晚年神清气爽，身轻体健，主要是吃荔枝吃的。

有诗为证：“村叟相持捋白髭，羨依健似去年时。野儒枯槁无师授，传得单方服荔枝。”（刘克庄《樗庵采荔二绝其一》）村里的老头们纷纷捋着白胡子，羡慕刘克庄越活越年轻，询问有啥单方没有。刘克庄说，单方就一条——吃荔枝。

还有诗为证：“活八十年头雪白，啖三百颗面桃红。村南村北无人识，向荔枝边觅此翁。”（刘克庄《食早荔七首其一》）活到80岁，头发雪白，但每天能吃300颗荔枝，吃得面色红润，鹤发童颜。去村里寻找刘克庄，村南村北找不到，去荔枝树旁边准能找到他。

多吃荔枝就一定能让人长寿吗？未必。据刘克庄说，他晚年患眼病，找眼科医生诊断，医生说，吃荔枝太多，上火，再加上看书太多造成的。于是他写诗抒怀：“已盲犹赤痛，久不出鸡窠。丹荔曾遗毒，青灯亦一魔。抛书无味甚，节腹柰馋何？二痴依然在，徒劳问眼科。”眼睛看不见，跟瞎了一样，而且又红又痛，宅在家里出不了门。病因何在？一是吃荔枝上火，二是看书累眼。如果不看书，生活就没有情趣，如果不吃荔枝，活着就没有滋味。干脆别听医生的了，该怎样就怎样吧！由此可见，刘克庄对荔枝有多么酷爱。

刘克庄是福建人，福建出产荔枝，也出产写荔

枝的名家，其中有一位北宋大臣，名叫蔡襄，写过一部《荔枝谱》，那是全球第一部写荔枝的专书。蔡襄在《荔枝谱》中写了32种荔枝，排在第一位的叫“陈紫”。陈紫能好到什么地步呢？“其树晚熟，其实广上而圆下，大可径寸有五分，香气清远，色泽鲜紫，壳薄而平，瓢厚而莹，膜如桃花红，核如丁香母。剥之凝如水精，食之消如绛雪。”这种荔枝熟得晚，果实上宽下圆，直径一寸五分左右，香味清爽，很远都闻得见，色泽鲜紫，外壳很薄，而且光滑，果肉又大又厚，而且晶莹剔透，外膜像桃花一样粉嫩，果核像丁香籽一样小，剥开像水晶一样透亮，放到嘴里像雪一样入口即化。

刘克庄看过蔡襄这段描写，对陈紫心向往之，到处打听哪座荔枝园里栽有陈紫。终于有一天，他打听到了，于是拿出大笔钱财，买下这么一棵荔枝树，移栽到自己家里。

买这棵荔枝树花多少钱呢？20万文。当时纸币比铜钱更流行，福建市面上主要使用会子（南宋朝廷发行多年的一种纸币），买粮食的话，1文会子的购买力大约相当于现在人民币1毛钱，所以20万文就相当于人民币2万元。2万块买一棵果树，价格是有些高。

刘克庄买这棵陈紫时，家人曾表示反对，他却又赋诗一首，在结尾写道：“说与子孙须记取，此翁赖有此传家。”小子们，你们都给我听着，我这辈子最珍贵的财产就是这棵荔枝树，将来我死了，它就是你们的传家宝。

很有个性的老头，对吧？

（据《北京青年报》李开周）



今天如果称呼一个人“市侩”，那是语感非常严重的骂人话。唯利是图的奸商，贪图私利的人，政治上随波逐流、道德上虚假伪善、作风上粗鄙庸俗的人都可以称作“市侩”。但是这个称谓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。

“侩”是指两伙人之间的中间人或代理人。《说文解字》：“侩，合市也。”三国韵书《声类》：“侩，合市人也。”也就是市场上交合双方实施买卖的人。

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载：“子贷金钱千贯，节狙会。”“子”是利息；“节”是节制，管理，估定价格；

“市侩”原非骂人话

“狙”是骏马、好马，“会”即“侩”，“狙侩”就是说合牲畜交易、从中谋利的人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：还有一千贯放高利贷的利息，以及估定价格、促成牲畜交易的捐客。

“狙侩”指马匹交易的经纪人，后来泛指市场经纪人。“狙”由此引申为马贩子，和“侩”的含义是一样的。

上述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的引文，司马贞索隐引《淮南子·泛论训》“段干木，晋国之大狙”，注云“干木，度市之魁也”。“度市之魁”即估定市场价格的人，也就是中间人，段干木年轻时曾任晋国牲畜交易的首领，因此才这么称他。“侩”又称“牙侩”“牙子”“牙人”。用“侩”可以指代不同的买卖，比如侩牛是从中撮合牛的买卖，侩豕是从中撮合猪的买卖。

《新唐书·食货志》中记载了当时的规定：“鬻两池盐者，坊市居邸主人、市侩皆论坐。”在古代

中国，盐是官卖品，私人不得贩盐，如果有贩两池盐的，坊市居所的主人和介绍私盐买卖以收取佣金的中间人（即“市侩”）都要连坐受到惩罚。

直到清代，“市侩”一词还只具有社会经济学的含义，并不是一个贬义词。清人梁绍壬在《两般秋雨庵随笔》中描述当时的风俗：“近俗市侩牙人，俱有别号。”市侩和牙人都是中间人的意思。因此之故，后来“市侩”也泛指商人，比如林则徐《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端片》的奏折：“且市侩之牟利，无论银贵钱贵，出入皆可取赢，并非必待银价甚昂然后获利。”这里的“市侩”就是泛指商人。

大概因为中间人往往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信誉不好的缘故，再后来“市侩”一词开始变味，借指贪图私利、投机取巧的人，一直延续到今天，词义最终固定了下来。

（据《天津日报》许晖）